

担当起传播洛学的责任。一方面,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整理二程遗著的责任,不仅整理了《伊川易传》《明道先生文集》《伊川先生文集》《程氏经说》等,而且述而有作,“变语录而文之”,用较文雅的语言将二程的语录改写成《河南程氏粹言》,通过潜心思考,著书立说,把洛学思想之精髓传之于世;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多地为官的便利条件,辗转东南,兴教立学,传播洛学,“弟子千余人”,被称为“南渡洛学大宗”。《宋史·杨时传》说:“朱熹、张栻之学,得程氏之正宗,其源委脉胳皆出于时。”清福建巡抚张伯行说:“先生为程门高弟,游、杨、吕、谢四先生中,独推先生之学最纯、先生之道最笃,其上接濂洛之传,下开罗(豫章)李(延平)考亭(朱熹)之绪者。”^①全祖望说:“龟山独邀耆寿,遂为南渡洛学大宗,晦翁、南轩、东莱皆其所自出。”^②正是杨时等门生弟子对洛学的追奉之热忱和治学之奋进,才使得二程理学在传承中不断发展,也正是自杨时等开始的理学南传,经过几代传承,才有朱子的集理学思想之大成,把理学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。

本期专栏选载三篇论文:邹建英《论兴化军玉湖陈氏与朱子理学的关系》,通过对陈氏族人与朱熹及其他理学家的交游、陈氏家族以“忠”“仁”为主要内容的理学思想特色以及他们创建书院、刊修理学著作、建立仰止堂等理学实践的考察,探讨了陈氏家族理学思想的渊源、内容、实践方式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在莆田的流传和影响。张蕾、张品端《朱熹官德教育思想简论》,着力于“古为今用”,从为官先立志尚德、为官应遁理守法、为官要以民为本、公私分明、廉政勤政、选贤任能等六个方面对朱子的为官教育思想进行了梳理概括,强调这些思想经过现代转换,赋予新义,对今天建设良好的官风仍有现实意义。景云《论先秦德法治世的历史反省和现实面向》,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孟“德治”与法家“法治”的博弈与结果,强调反思历史汲取智慧,必须面向社会现实。这三篇文章,都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,值得一读。

(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会长 黎 昕)

论兴化军玉湖陈氏与朱子理学的关系

邹建英

(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,福建 漳州 363000)

[摘要]南宋莆田玉湖陈氏的理学思想是在继承朱子之学的基础上,吸收其他理学家思想而形成,其内容主要体现为“仁”与“忠”两个方面。陈氏族人世代传承且努力践行理学思想,与此同时,他们还以创建延平书院、刊修理学著作、建立仰止堂等方式,积极传播理学。通过探究陈氏家族理学思想的渊源、内容、实践及传播,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考察朱熹理学的发展和流传情况。

[关键词] 玉湖陈氏;理学渊源;理学实践;理学传播

[中图分类号] B 244.7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8-889X (2019) 03-0021-010

^① 张伯行:《杨龟山先生全集序》,正谊堂全书本。

^② 黄宗羲:《宋元学案》,《龟山学案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版,第944页。

[收稿日期] 2019-03-25

[作者简介] 邹建英(1987—),女,福建龙岩人,博士生,主要从事闽南文献与海疆文化研究。

一、陈氏家族的理学渊源

陈氏家族知名于世始于陈俊卿(1113—1186),在此之前,陈家并无杰出人物。既无上世之泽溉,陈俊卿只身发愤苦读,恪守祖训,且建立良好的家风家训,注重子孙后代的培养和教育,遂成望族。玉湖陈氏是南宋福建地区理学家族中,发展较为典型的一个家族。陈俊卿、陈守、陈定、陈宓、陈宿、陈宇、陈址、陈圭、陈均等皆为莆田理学名家,他们不仅著书立说,创建书院,传播理学,且与林光朝(1114—1178)、朱熹(1130—1200)、真德秀(1178—1235)、曹彦约(1157—1228)等理学名家往来,拜师求学,探讨理学等,从而推进陈氏家族理学的建立和发展。

(一) 陈氏家族与朱熹交游

莆田儒风醇厚,受此种环境影响,陈俊卿热衷于理学。《莆田县志·理学传序》:“莆之学派,方氏道辅亲受于程伊川,林氏谦之则传自陆子正,玉湖陈丞相延朱子讲学,其三子守、定、宓皆从朱子游。朱子去,其门人犹立仰止堂讲约,至元世始绝。”^[1]玉湖陈丞相即陈俊卿,此段话道出陈氏家族的理学渊源及传承关系。陈俊卿与朱熹交往长达数十载,两人相知甚深。其对朱熹推崇备至,曾多次举荐朱熹,“尤敬朱熹,屡尝论荐”。^[2](卷三百八十三,列传一百四十二,11790)朱熹亦视其为知己,感激其知遇之情,“其薨也,朱子不远千里哭之,为状其行”。^[3](卷二十九,385)朱熹作《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》:

公之家自沂公以来,皆以好施周急闻于乡里。公生而庄重,不妄言笑,七八岁自知为学。冀公薨,执丧如成人……俄迁殿中御史,首为上言人主以兼听为美,而存心必本于至公。人臣以不欺为忠,而论事必达于大体。反复推明,引今附古,词指温厚而正直之气凛然不可犯,上固异之……除吏部侍郎,寻兼侍读,同修国史。尝言:“本朝之治,惟仁宗为最盛。愿陛下治心修身之道,专业仁宗为法,而立政任人之际,必稽成宪而行,则庆历、嘉祐之治不难致也”……公去建康,至是盖十五年。父老喜公之来,所至

相聚以百数,焚香迎拜,如见亲戚。公为政平易宽简,悉罢无名之赋。府有军屯,异时多为民害。公为出令,犯者当取旨以军法从事,诸军肃然。行宫扃钥别以宦者主之,留守待之如部使者礼。时节按行殿中,则宦者置酒自坐东偏,而留守顾为客,甚或邀去就饮其家。公悉数罢之,宦者浸不乐,而不能害也……十三年十一月属疾,二十一日疾革。夜半,手书一纸示诸子曰:“予病,恐不能自还。生死大数,无足悲者。白屋起家,致身三少。报国无功,叨荣有。获死牖下,尚复何云!遗表只谢圣恩,无得祈求恩泽。死之后百日入葬,不用僧道追荐等事。吾欲以身率薄俗,汝等不可违也。无功无德,无得立碑请谥。汝等力学善为人,惟忠惟孝,可报国家,此外无可祝。”命妇女出寝门,顾谓中子守曰:“遗表惟以选用忠良、恢复竟土为请可也。”翌旦,整冠敛衽,神气静定,安卧而薨。先是,郡之镇山壶峰大石崩坠,声闻数里。是日,地复大震,乡人异之。^[4](卷九十六,4445—4484)

与《祭陈福公文》等文一起,详细讲述了陈俊卿一生的事迹,对其德行、做人、为官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,感人肺腑,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。黄仲昭《八闽通志》陈俊卿传称:“以少师魏国公致仕,卒谥‘正献’。俊卿立志一以先哲为法,朱熹称其始终全德,无可指议云。”^[5](卷七十一,971)

陈俊卿极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,曾多次邀请朱熹至莆田陈家讲学,其“子守、定、宓,俱从朱熹受学焉”。^[3](卷二十九,385)陈宓尝曰:“先生初仕于泉,及淳熙间(1174—1189)凡三至焉。趋风承教之士不少。”^[6](卷九,342)朱熹深得陈俊卿的信赖和赞赏,对其子孙教育甚是用心,把《大学》《孟子集解》等书赠予他们,尤注重治学之道,与其详述求学体悟。《与陈丞相别纸》:“熹尝闻之师友,《大学》一篇,乃入德之门户,学者当先讲习,知得为学次第规模,乃可读《语》《孟》《中庸》。先见义理、根原、体用之大略,然后徐考诸经,以极其趣,庶几有得。盖诸经条制不同,功夫浩博,若不先读《大学》《论》《孟》《中庸》,令胸中开明,自有主宰,未易可遽求也。为学之初,尤当深以贪多躐等、好高尚异为戒耳……近又编《小学》一书,备载古人事亲事长、洒扫应对之法,亦有助于学

者，并俟录呈，乞赐裁订，以授承学也。”^[4]（卷二十六，1180-1181）由此可知朱熹为学、传道之法，并传授门人子弟。此外，陈俊卿从子陈宇^①、孙陈址^②亦受业于朱熹之门，从孙陈均为朱熹私淑门人^③。

朱熹与陈氏家族几代至交，感情深厚，从其与陈俊卿子孙的书信往来中可知。陈守，字师中，陈俊卿次子。宽宏刚直，“朱子题其书室曰‘敬恕’，且为之铭”^[7]（卷六十九，34）。在《与陈师中书》中，朱熹问候其父，关心其家事，且告知自己的行踪，期待至莆中拜访，可见两人私交甚深。陈定（1150-1174）^④，字师德，陈俊卿第三子。人品甚高，不屑为举子之文。陈定常问学于朱熹，朱熹作多篇《答陈师德》文，为其授业解惑，讲解读书之法等。陈定不幸早逝，朱熹悲痛万分，为其撰写墓志铭，回顾其短暂一生，并给予高度评价，《陈师德墓志铭》：“呜呼，斯其为弊也久矣！不有卓然高志远识之士，其孰能有以反之哉！如吾师德者，盖庶几焉。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，其亦可哀也已”^[4]（卷九十一，4201）。陈宓，字师复，陈俊卿第四子。少受学于朱熹，朱熹异之，长从朱门高弟、朱熹子婿黄榦（勉斋）游。陈宓忆朱子授学往事：“某少时侍先公正献，每令诵文公朱先生书。淳熙间，朱先生来访先公于敝庐，今仰止堂即其寓馆。某时与弟宿立侍，未有知也，厥后思见先生而不可得。”^[6]（卷九，344）朱熹对陈宓思想学问影响甚深，在诸陈氏子弟中，陈宓信道尤笃。陈址^⑤，字廉夫，陈俊卿孙，陈俊卿长子陈寔

（师是）之子。陈址常向朱熹问学，朱熹作《答陈廉夫》文给予详解。其不幸早逝，朱子悲，为作圻志。

（二）陈氏家族与其他理学家交游

陈氏家族除与朱熹往来外，还与其他理学名家交游，他们对陈氏家学的形成亦产生重要影响。据黄宗羲《宋元学案》、李清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、黄仲昭《八闽通志》载陈俊卿为郡守叶嗣忠先生廷珪学派门人，叶廷珪^⑥一生著述颇丰，但文集大多散佚，只有《海录碎事》传世，而陈俊卿文集亦已佚，故两人交往较难考察。从现存文献可知，叶廷珪性喜读书、著书，作《海录》数十大册。其任冀州武邑丞，“时兴燕山之役，廷珪三部军饷，一粒不食”；逢靖康之难，“张邦昌伪诏至，不肯拜”；“差知福清县……民困鬻盐，廷珪创增盐钱，稍获其便”^[3]（卷十四，228），始终秉持修身济世、忠诚无私、仁勇刚毅等理学品格做人为官。陈俊卿不仅传承、弘扬其师学，且在入仕从政中努力躬行，为后世子孙树立典范。

邑人林光朝为莆中著名理学名家，注重对传统理学思想的继承和传播，其所传学派被称为“艾轩学派”^[3]（卷八，127）或“红泉学派”。陈俊卿与林光朝年龄相仿，志趣甚投，往来密切。陈俊卿赞其学识，尝曰：“闽中洛学之兴，肇自建剑，而莆儒风之盛，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崇尚洛学，艾轩先生实作成之。”^[3]（卷八，127）所作《艾轩祠堂记》亦称赞之。林光朝常与陈俊卿探讨学问，关心其家事，在《送别陈侍郎应求知泉州并引》

① 按：李清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二十九《莆阳陈氏家世学派》《少卿陈允初先生宇》：“陈宇，字允初。守、定、宓之群从。文公为同安簿，宇往师之。”

② 按：李清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二十九《莆阳陈氏家世学派》《承事郎陈廉夫先生址》：“陈址，字廉夫……尝学于文公。”

③ 按：黄宗羲《宋元学案》卷四十九《晦庵学案》：“晦庵私淑……迪功陈先生均，陈均，字平甫，兴化人，俊卿从孙。”

④ 按：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《承奉陈师德先生定》：“卒年三十五”，误。据《闽书》卷一百七陈定传：“卒年二十五”。又，朱熹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九十一《陈师德墓志铭》：“年二十有五，以淳熙甲午（1174）七月己亥卒”，且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陈定条云：“按，师德没在淳熙元年甲午（1174）。”故陈定卒于淳熙元年甲午（1174），年二十五。

⑤ 按：《闽书》卷一百七陈址小传：“址……卒年一十八”，误。据李清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二十九《承事郎陈廉夫先生址》：“卒年二十八”。另，朱熹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九十四《陈君廉夫圻志》：“庆元三年（1197）七月二十有二日卒，享年二十有八”，故陈址卒年为二十八。

⑥ 叶廷珪，字嗣忠，号翠岩，瓯宁人。叶廷珪为一时名彦，知泉州，治绩绰有政声。性喜读书，著有《海录杂事》《海录碎事》《海录未见事》《海录事始》《海录警句图》《海录本事诗》，仅《海录碎事》传世。

《与陈丞相应求》等文中,可知两人友谊甚笃。此外,陈俊卿与方元案、张栻、林枏、赵善应、刘珙等理学名家交往也非常密切。

陈氏家学得以继承和发展,关键在于陈宓。受其父、师影响,陈宓致力于理学研究,并与其他理学名家交游。黄榦,朱熹高足,陈宓拜其为师。两人亦师亦友,在《上勉斋黄先生》《回勉斋黄先生》等书信中,陈宓不仅向其问学,吐露心中疑惑,且与其讨论行政事务等。黄榦作《复陈师复监簿》《复陈复斋寺丞》等文给予解惑。真德秀,朱熹再传弟子,与陈宓结为挚友。陈宓《复斋集》载与真德秀书信二十多篇,内容广泛,有谈论理学、询问政务、探讨时事等。此外,陈宓还与陈淳、魏了翁、潘柄、赵师恕、李方子、蔡念成、刘克庄等人交游,在与他们切磋学问,畅谈义理,互相砥砺,促进自身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。

二、陈氏家族的理学思想及实践传承

从陈氏家族的交游可看出其理学渊源,陈俊卿理学背景深厚,其文集今已散佚,较难考察其理学观点,只能从史传以及朱熹、林光朝等友人的记载中考究。陈宓理学思想源于朱子之学,在此基础上,他又做出进一步阐释,著有《论语注义问答》《春秋三传钞》《读通鉴纲目》《唐史赘疣》^①,四书皆佚,传世之作有由其子陈圭所编《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》二十三卷,拾遗一卷。陈均著有《中兴两朝编年纲目》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^②,其他族人未有著作传世。因此,为进一步探究陈氏家族的理学思想,本文据史传及其师友的书信往来,结合陈氏族人的生平事迹进行研究,其理学思想主要表现为“忠”和“仁”。

(一) 忠

“忠”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,亦是陈氏家族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陈俊卿、陈守、陈

宓、陈圭、陈文龙、陈赞等作为服膺于理学的士大夫,公而无私、宽宏正义、忠勇刚毅,这些理学信念是陈氏族修身济世、安身立命的根本和准则。他们不仅重视自身操行和个人道德的培养,且极力追求“内圣”与“外王”兼具的理想人生。

陈氏家族的忠德思想具体表现为“大公无私”。公,即公正、公平、无私。朱熹尝曰:“今人多连看‘公正’二字,其实公自是公,正自是正,这两个字相少不得。公是心里公,正是好恶得来当理。苟公而不正,则其好恶必不能皆当乎理;正而不公,则切切然于事物之间求其是,而心却不公。此两字不可少一。”^[8](卷二十六,645)“公心”从属于天理,公是从主体内心出发,无私心和好恶,才能达到公而无私。朱子以“‘无私心’解‘公’字,‘好恶当于理’解‘正’字”,故“公”与私欲对立,“灭私欲则天理明”,要消除内心的私欲,应“不以一毫私意自蔽,不以一毫私欲自累”^[8](卷六十四,1586),从仁出发,没有私心与好恶,才能真正具有“公”“正”之心。忠德之人,大公无私,且能坚守良知,坚持正义,威武不屈,这种高尚、坚毅的道德人格,陈氏家族世代传承践行,故李清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称莆阳陈氏家学原本于忠孝。

陈俊卿,绍兴八年(1138)进士第二人,官至丞相。其一生“孝友忠敬,得于天资,清严好礼,终日无惰容。平居恂恂若不出口,在朝正色危言,分别邪正,势无顾避,所奏请皆关治乱安危之大者”^[3](卷二十九,385),被西山真德秀称为道德风烈阜陵名相第一。时秦桧当国,陈俊卿不与其苟合,不畏权贵,且上疏弹劾汤思退、韩仲通等秦桧余党。孝宗重用佞幸,导致近侍干政,陈俊卿屡屡谏诤,与佞幸展开斗争。可见,陈俊卿始终以“大公之心”治国,非“私欲”,事无大小,皆秉持“公正”之心。陈氏家族另一丞相陈文龙^③传承家学,负气节,居官廉政,忠君

① 有关陈宓理学思想继承朱子之学的相关考究,可参考李娟:《陈宓研究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,2012。

② 关于陈均著作《中兴两朝编年纲目》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的书名、卷数等相关问题的考证,可参考燕永成:《〈中兴两朝编年纲目〉考究》,《文史哲》,2014年第6期,第18-26页;温志拔:《〈中兴两朝编年纲目〉考略》,《文献》,2013年第2期,第120-130页。

③ 陈文龙,初名子龙,字德刚,号如心。咸淳戊辰(1268)殿试状元,赐名文龙,字君贡。陈俊卿五世从孙。

报国。度宗朝，贾似道秉政，恣作威福，陈文龙屡上疏弹劾。益王称制，时广州、漳州、兴化石手军乱，陈文龙为闽、广宣抚大使，皆讨平之。元兵至，被执，械至杭州，不食死。其母病重，被禁于福州某尼寺中，得知文龙死讯，不肯服药，亦死。其叔陈瓚^①闭门坚守兴化城，被执不降，车裂于五门。其弟陈用虎之妻，亦上吊自尽。陈氏家族满门忠烈，谨守家学，尊奉儒家忠德，陈文龙更以“但识《孟子》‘效死勿去夕’，《左传》‘有损无二’句”^{[9]76}为信念，忠君殉国。陈氏家族满门忠烈，尤其是陈文龙的忠烈爱国事迹，在《宋史》《八闽通志》《福建通志》《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》《莆阳文献》《民国长乐县志》等重要古籍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，其气节彪炳史册，成为后世歌颂和学习的楷模。

（二）仁

“仁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，南宋理学家又赋予其新的内涵。朱熹认为“公而无私便是仁”，无私，即克尽己私，私欲净尽，天理流行，才是仁。公是仁之方法，仁为爱之理，“故公则仁，仁则爱”^{[8]（卷六，116）}。陈宓在朱子仁说的基础上加以阐释，认为“夫仁出于天性，人皆有之”^{[6]（卷十，368）}，道出仁之生发。关于“仁”的具体内涵，受二程思想影响，认为“仁”包含义礼智，非仁义礼智，因为“识得仁体，则义礼智皆在其中”。实践仁道，“惟全体不息者可以尽之”^{[6]（卷七，331）}，说明为仁之功极其重要。陈宓理学思想大致继承朱子之说，常怀恻隐之心，行仁道时又恐有片刻间断。

陈氏家族笃信理学，以践行仁道为宗旨，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表现尤为突出。陈俊卿多次在地方为官，所到之处皆施行仁政，“俊卿去建康十五年，父老喜其再来，为政款简，罢无名之赋”^{[2]（卷三百八十三，列传一百四十二，11790）}。陈俊卿兴屯田，闲时操练民兵；爱惜民力，奏陈十事，罢江西和采，提出裁减铠甲制造之数，以宽民力。乾道六

年（1170）出知福州，陈俊卿平定倪郎之乱，上疏罢改钞法，保一方安宁。陈寔守家法，孝亲友弟，人无间言，为官亦实施仁政。陈寔任主管南外睦宗院，有恶少无赖挟宗室之势以欺平民，民怨而不敢言，寔“以义理之言委屈讽谕，以平其心”，^{[11]（卷六九六七，248-249）}为民解忧；陈寔任通判泉州，州有军屯，采船粟以补官员，商人不堪其重，寔体恤民情，减轻赋税。陈宓以民为本，爱民如子，“所至每为民立久远之图”^{[5]（卷七十一，990）}。其知安溪县，安溪地处深山穷谷，村民有病不医治，反求鬼神，为此陈宓主创设“和剂局”与“惠民局”^②，并修建“安养院”^③，使鳏寡孤独、疲废残疾者有所居；知江西南康军，时遇灾荒，“奏蠲其赋十之九。会流民群集，宓就役之，筑江堤，而给其食。”^{[2]（卷四百零八，列传一百六十七，12312）}；改知南剑州，时大旱疫，陈宓革除积弊，亲赴延平溪源庵祈雨，并减轻赋税，缓解灾情。陈宇秉承家风，不忽孝礼，以大理正知梧州军，“岁旱，手写救荒十余事行之属县，米适四集，人以不饥。建炎盗起，增额且半，累疏，仍旧。流徙来归，猺獠帖然以安”^{[3]（卷二十九，386）}。陈宓之子陈圭“淳祐间知潮州，以惠民、养士为政”^{[10]（卷一百八，3240）}。刚至潮州，陈圭就急于探访民生疾苦，对“互送风宜、对折重破等例糜公家缗钱者，痛禁绝之”^{[11]（卷七七八一，364）}，宽民减赋，锄奸击强。陈氏族人继承和实践了朱熹爱民如子的理学思想，且将民为本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。

三、陈氏家族理学思想的传播流行

陈氏家族继承朱子之学，形成以“忠”、“仁”为主要内容的理学思想。在世代传承中，他们不仅努力践行，还积极传播正统理学。如前所述，陈俊卿与朱熹过从甚密，因敬仰朱熹的学识和品德，遂曾多次邀请朱熹至家中为子孙授

① 陈瓚，字瑟玉，陈宓孙，陈圭子，陈文龙从叔。

② （宋）陈宓《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》卷九《安溪县惠民局记》：“嘉定庚午（1210）冬，始为和剂局于中门之内，招名医一人躬诊，视修制之事，吏一人佐焉，掌凡出入之籍，工一人供凡役。创惠民局于大门外，一吏掌之，月一易，所以易其劳，革其奸也，主簿兼督之，所以重其事也。”

③ （宋）陈宓《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》卷九《安溪县安养院记》：“某来兹一年，目所伤恻，乃相地于近县西南，立屋十四间，庖湢粗备，名曰‘安养院’以待之。”

业。故陈氏家族子弟中传播朱熹理学思想者众多,如李清馥所言:“莆中传朱子之学者,方、陈二家子弟最盛,其余诸贤亦多彬彬林立。”^{[3](卷十九,302)}方、陈指的是方次云、陈俊卿两个理学家族。陈氏家族致力于理学思想传播,形成家世学派,李清馥将其析为“莆阳陈氏家世学派”^{[3](卷二十九,384)}“龙图陈复斋先生宓学派”^{[3](卷二十九,389)}。

在陈家众多子弟中,陈宓对朱子之学见地尤高明渊粹,且倾注毕生精力传播理学思想。在为官期间,陈宓极其重视书院建设,组织刊修理学书籍,把朱熹著作列为教材,亲自为诸生讲学。晚年辞官归隐,陈宓居家建仰止堂,吸引许多理学之士前来问道,遂形成仰止学派。其子陈圭铭记祖训,秉承家风,在地方为官时仍致力于书院建设,传播理学。

(一) 书院建设

南宋书院发展极为鼎盛,书院数量、规模皆超于前代,许多文人雅士集结于此,著书、讲学、交友等。朱熹亦是注重书院建设,亲自创建“寒泉精舍”“武夷精舍”“考亭书院”等,且兴复“白鹿洞书院”“岳麓书院”,将书院视为著述讲学、传播理学的重要场所。陈宓受朱熹影响甚深,以建朱文公祠、拜文公像、俯仰文公旧迹、拜谒朱子墓等方式表达对先师的缅怀;在南康知军任上,他倡修白鹿洞书院,且为诸生讲学,弘扬理学思想。尤其在出知南剑州期间,“陈宓……仿白鹿洞規制,创延平书院,延明儒主教事,置田以贍生徒。他善政尤多。”^{[5](卷三十八,1108)}陈宓大力兴建延平书院^①,且捐俸禄购买学田以贍生徒。

陈宓在创建延平书院时遭受非议,据其在《回真西山书》中所言可知,好友真德秀^②给予宽慰。陈宓在信中也向好友言明建书院的初衷:

延平书院以缓实息,盖此郡儒宗名师磊落相望,而数十年来,自廖槎溪外,士风不振。人知利禄之可慕,不知义理之可悦。当此公私赤立之余,拔贫为富,诚非易事。念龌蹉庸陋之纵,岂

能保其及见岁丰。此少正即之诛,孔圣所以果决而不疑也。不及此时为之,后日徒抱后时之悔。今已十成六七,尽五月可论事,妄求大笔纪之。”^{[6](卷十一,383)}

由此可知,陈宓创建延平不是为了贪慕名利,而是希望通过教化,改变当地的不良士风。在《与傅忠简札》中,陈宓详细告知了傅伯成^③书院的地理位置、内部设置等。

延平为龟山授业之地,自罗仲素学愿中三传而至朱文公,实分派于伊洛。士论谓宜即城南创书院,若白鹿之为者。某以非才不敢当此,偶择地南山,距城百步,一水间之,万山环抱,众咸曰宜。乃立屋辟地,为礼殿,为道南堂,取龟山自洛辞明道归,明道有“吾道南矣”之语。其上为尊经阁,阁之东为诸先生祠,西为四斋,曰中和、曰忠恕、曰明诚、曰敬义,斋各三房,别为职事位四。经始三月,此月甲子告竣事,合大夫士释菜于先圣先师。向庆之新刻三书申纳,恐尊慈欲知此郡士风之好尚,而某之不揆妄作之所由也,不胜惭悸。”^{[6](卷十一,377)}

同时,陈宓又在与真德秀信中,阐明延平书院的建设情况:

书院以此月甲子告竣事,合乡之士七十人,面释菜于先圣先师。经始于中春,阅半载而成,为堂四楹四。道南,取明道别龟山语也。上为尊经阁,阁之东为诸先生祠,由周而下,至黄先生。礼殿居其右,用跪坐像,刻木为之。殿之东,为四斋,曰中和,曰忠恕,曰明诚,曰敬义,斋房各三。”^{[6](卷十一,385)}

陈宓在书院中设祠堂,以祀“延平四贤”杨时、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,及理学大师周(周敦颐)、张(张载)、二程(程颢、程颐)、廖德明、黄榦诸贤^[12]。从其所设四斋“中和”、“忠恕”“明诚”“敬义”,可看出陈宓理学的主要思想,表明对士人学子所具备的理学品格要求,反映其欲以书院为依托传播理学思想,用意明显。

① 关于陈宓创建延平书院的时间考证,可参看方彦寿:《关注民生与书院建设的朱门弟子陈宓》,《哲学与时代: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年版,第512-522页。

② 真德秀(1178—1235),一字希元,一字景元,号西山,福建浦城人,朱熹再传弟子。

③ 傅伯成(1143—1226),字景初,号竹隐,晋江人,朱熹弟子。宝庆二年卒,谥忠简。

书院落成，陈宓邀请理学诸友前来观摩，作《延平书院落成柬诸友》二诗以记之，撰有《申请延平书院敕额劄》奏请朝廷赐予匾额。于此同时，陈宓还礼聘朱熹门人蔡念成为堂长，见其文《南剑请蔡堂长念成书》，并由朱子高足李燔订立学规。又极力诚邀朱子门人杨复、真德秀、李燔、赵师恕、蔡元思、邓邦老等前来讲学。如《回真西山书》：

始能招致公海之贤，某所深敬。若果蒙执事辱临书院，则当遣人屈之，一来以惠学者，岂非至幸！某庸拙不才，将一年于此矣，及民无毫发而因袭弊例，每见前辈善政未尝不内愧面热。万一得亲承警诲，实郡人之幸。^{[6](卷十一,383)}

此外，任延平书院堂长者，还有邓邦老、林羽等。李清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：“邓邦老，以字行，将乐人。朱子门人陈宓守延日，以邦老道德隆重而且耆年，延入书院，与李燔、林羽、蔡念成、杨复、余道夫、李伯武、赵师恕为堂长。”^{[3](卷二十二,321)}

延平书院名师荟萃，为更好地传播理学，满足书院的教学所需，陈宓不遗余力地主持刊刻理学书籍。从其与友人与李燔、杨复的书信中可知，陈宓屡次提及刊刻书籍相关情况，如刊书的目的，参与刊刻的人选，版本的筛选，刻本的删定等。

勉斋先生晚年得闲，《通释》一书，尽写圣贤心术之微，读者如客得归；《孝经本旨》切于世教，二书皆可镌板，以惠学者。它日某所愿为武伯本，某已传得《丧》《祭》二礼，《丧礼》已毕，《祭礼》更须入注疏，俟它日抄录，以广其传。先生永已，孰不痛心，赖有深友，以永其脉。^{[6](卷十三,422)}

某两蒙赐书并示教，《中庸口义》精密著明，不胜感伏，已传诸友，开发不少。《家礼本末》可入后序，《祭礼》若得尊契丈，自来春一力删修，使黄先生本意坦然明白，惠学者多矣。大纲既得，只是日课不懈，久自成书。乡中所刻《通释》，当时苏教惮于多费，若他时刻全书尤佳。但后生有志者，只据今本互读，亦自足矣，大抵读者少，亦是难得有常，人拨剔他事，刻心立志，若泛泛应酬，工夫作辍，诚是可畏。某正坐此患，缘一家内外之事，皆丛于一身，又

有索书之债，日不暇给，加以大字尤拙，索者无虚。^{[6](卷十三,423)}

见所是正《仪礼解续》一策，与潘丈同窃叹服，此非是细心磨礲，积功不

已，何由至此，当寄南康刊修，为学者惠不少。^{[6](卷十三,423)}

《刊误》《本旨》先拜纳二本。《通释》已刊三百面，更半月可见次第。《礼书》亦已抄就，接续刊之。^{[6](卷十六,468)}

礼书成编，告之先生祠下，祝文典实，读之怆然。跋语合在后，与图式共作一册，今以在前非是。因书当告郑教，误字不能保其无施，刊修可也。^{[6](卷十三,423)}

见刻勉斋先生《孝经本旨》已成，纳呈一本，《论语注义》《问答通释》次第亦成，此书出于《论语》，可无遗憾矣。^{[6](卷十三,420)}

《礼书·丧礼门》刊刻极佳，且不甚误，非史君与诸人精勤校定，未易至此，甚善。今纳去十六册，有误字处已改。幸白黄堂，速修正。《祭祀》必已毕工，今有七十券，望为印《礼书》前后全帙，各印四部。印郡斋所刻《学规》《学则》各五本，有余则多印，不足则据所发券减之。^{[6](卷十二,410)}

陈宓如此致力于延平书院建设，可见其以培养理学人士为己任，弘扬理学为目的，尽传播理学之义务。陈圭谨记陈氏家风家训，效仿其父陈宓，致力于韩山书院建设，传播理学。淳祐五年（1245），陈圭“差知潮州。至州，首以访民疾苦为急……锄奸击强，亲儒讲学，一守复斋家法。丐祠，得请，主管台州崇道观，齐民惜之。”^{[11](卷七七八一,364)}在《永乐大典》转引《三阳志》中也有详细记载：“淳佑乙巳，陈侯圭以复斋嫡嗣来守是邦，尤切如意。春秋课试，亲为命题，讲明四宁书及濂洛诸老议论，以示正学之标的。捐金市朱文公所著书，实于书庄，与士友共切劘之。又刊复斋所书仁说于二壁，以广诸生之见闻。拨钱一千五百贯，置田益廩。增塑周镰溪、廖槎溪二先生像，并祠其中。”^{[13]72}陈圭任职期间积极建设韩山书院，使韩山书院拥有更充足经费进行教学，其在传播理学思想的同时，肩负起了培养士风、作育人才的责任。

(二) 建仰止堂

陈宓晚年辞官归隐,潜心研究学术,在其年少时聆听朱熹讲学之所,建仰止堂。黄榦作《仰止堂记》以记之:

仰止堂者,丞相正献公旧第之东偏,晦庵文公朱先生尝馆焉。文公乐其道而忘人之势,不远千里而勤馆人,正献公乐道而忘势,折节行馆而与之友,二公之在此堂,道相与也。堂之面其山曰壶,公峻拔端重,若正人端士翔拱而进也。文公之馆于此,正献公之子皆挹衣焉,太府寺丞宓,长而益嗜学,思文公而不得见,登其堂望其山而如见其人焉,取高山仰止之义以名之,既与朋友讲习于其中,而属榦为之记。^[6](拾遗,573)]

仰止堂建成之后,陈宓亲自制定规约。在《仰止堂规约序》中,陈宓表明其建仰止堂的用意,阐释其学问渊源,以及对学子的期望。仰止堂规约的具体内容包括:“辨志”“致知”“正心”“修身”“处事”五个方面:

辨志:

人之为人,必先辨志,毫厘之差,千里之异。儒有二途,小人君子;学有两端,为人为己。君子喻义,小人喻利。为己者诚,为人者伪。轻利重义,物我一视;拔伪存诚,隐显一致。凡我同心,请加审谛,透此二关,方是小憩。

致知:

人心有知,在致其极。理本无形,惟物是格。物无精粗,各有其则。近而修身,远而家国。大而天地,微而草木。往古来今,循环代续。心之所感,喜怒欣戚。身之所接,臭味声色。一家之内,父子主仆;一国之中,刑政礼乐。天高地厚,浑沦磅礴,动植生成,鸢飞鱼跃。考诸往古,治乱因革。揆厥来今,变通酬酢。一理弗明,不免漏落;一义弗精,立见乖错。所以穷理,贵乎该博;所以临事,贵乎审度。方其用功,一一累积。及既会融,一乃贯百。孰谓格物,惟物扞格;孰谓虑事,不必灭悉。凡我同志,要当深识,毋贪近功,一蹴至域。

正心:

仁义礼智,天赐至善,根诸吾心,盎背睥面。宽裕温柔,刚毅奋发,齐庄中正,文理密察。惻

隐羞恶,辞逊是非,火然泉达,其端甚微。仁戒姑息,义防愤激,礼胜则离,智毋诡譎。致乐治心,中心和乐;致礼治躬,外貌俨恪。直而必温,宽而必栗,刚而无虐,简而无傲。和顺积中,英华发外,清明在躬,志气如神。

修身:

人之一身,百体皆具。苟失其则,易置冠履。耳目无加,手足无措。仪容顺正,筋骸乃固。头容要直,项颈中峙。视必聚精,听必倾耳。色欲粹回,声从喉起。口如守瓶,鼻如嗅馨。回顾垂颌,脊挺肩平。手效抱鼓,足毋箕踞,立微罄折,坐若泥塑。堂上接武,堂下布武。周旋中规,折旋中矩。以此律身,外邪敢侮。体胖心正,貌肃神凝。为学则固,察理必精。克勤小物,大德以成。凡我同志,勿怠勿轻。

处事:

欲正其义,不当谋利;欲明其道,不必计功。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徒见小利,难成大事。小善必为,勿谓无益;小过必改,勿谓无伤。事务则立,不豫则废。时至则行,未至勿远。临事不敏,易至失机。处事欲速,必有不连。疑而勿询,犹正墙面。谋而无断,作舍道傍。仕止久速,和任清忠。各当其司,以集大成。富贵贫贱,患难夷狄,素位而行,无不自得。横逆之来,反己自修。人非我是,甄瓦虞舟。威武所加,孰不震休。自反而缩,虽死弗屈。^[6](拾遗,568-569)]

从规约的具体内容可知,陈宓意在弘扬朱熹理学思想,可见其对朱熹的敬仰和思念。

陈宓所建仰止堂吸引了许多理学人士前来讲学、问道,形成仰止学派。在陈宓门人中,黄绩^①有志于道,“中年还里,闻陈师复、潘瓜山得朱子之学于黄勉斋,遂师事之。集同志十余人于陈氏仰止堂,旬日一讲。及师复、瓜山继卒,遂筑东湖书堂,请田于官,春秋祀焉。”^[3](卷三十四,475)]黄绩之子黄仲元,又励志前修,能传承家学,“少刻意周、程、张、朱、吕、真、魏及父所传潘柄、陈宓之书,以其余力抄唐宋名文二百余家,文学为一时推重。”^[3](卷三十四,476)]黄绩弟子郑献翁,“以绩之子仲元及其徒林应承倡仰止之学,绩东湖之祀。”^[3](卷三十四,475)]故李清馥

① 黄绩(1196—1266),字德远,莆田人。

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称为“黄德远先生绩学派”。陈宓、黄绩、黄仲元等理学人士，他们一生究心于朱子之学，躬行、发扬理学，为朱熹理学思想在莆田地区的继承和流传，做出重要贡献。

四、结 语

陈氏家族理学渊源深厚，通过探究陈氏族人与朱熹及其他理学家的交游，可知其理学思想主要继承朱子之学。在此基础上，陈氏族人作了进一步阐释，形成以“忠”和“仁”为主要内容的理学思想。陈氏族人继承家学，守家法，以践行理学之宗旨，追求“内圣”与“外王”兼具的理想人生。他们忠君爱国，仁勇刚毅，以仁人之心行仁政，造福百姓。在躬行理学的同时，他们还积极传播理学思想，陈宓创建延平书院，组织刊修理学书籍，邀请朱门弟子真德秀、杨复、李燾等人讲学；晚年居家建仰止堂，吸引许多理学之士前来问道，形成仰止学派，为朱熹理学思想得以在莆田传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总之，通过对陈氏族人的生平、交游、师承、著作、理学实践等方面的研究，考察陈氏家族理学的渊源、实践和传播，对了解莆田地区理学的发展，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意义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《莆田县志·理学传序》，翁培藩抄本。
- [2] 脱脱. 宋史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.
- [3] 李清馥. 闽中理学渊源考 [M]. 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11.
- [4] 朱熹.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.
- [5] 黄仲昭. 八闽通志 [M]. 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.
- [6] 陈宓. 全书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 [M] //续修四库全书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.
- [7] 黄宗羲. 宋元学案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33.
- [8] 黎靖德. 朱子语类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.
- [9] 张琴. 陈忠肃公年谱 [J], 福建论坛（文史哲版），1997：72-77.
- [10] 何乔远. 闽书 [M]. 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5.
- [11] 曾枣庄，刘琳. 全宋文 [M]. 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6.
- [12] 延平府志·学校志 [M]. 宁波天一阁藏本. 上海：上海古籍书店影印，1961.
- [13] 林英仪. 林苑掇拾 [M].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9.

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hen Clan in Yuhu of Xinghua jun and Zhu Xi's Neo-Confucianism

ZOU Jian-ying

(Minnan Institute of Culture,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, Zhangzhou 363000, China)

Abstract: Chen clan's Neo-Confucianism in Putian Yuhu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Zhu Xi's theory and absorbing other Neo-Confucianists' thoughts. Its contents are mainly embodied in "benevolence" and "loyalty". The Chen clan inherited and practiced Neo-Confucianism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. At the same time, they actively disseminated Neo-Confucianism by creating Yanping Academy, publishing works and establishing Yangzhitang Hall. Exploring the origin, content, practi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en clan's Neo-Confucianism, is helpful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Zhu Xi's Neo-Confucianism.

Key words: Chen clan of Yuhu; origin of Neo-Confucianism; practice of Neo-Confucianism; Neo-Confucianism spread

(责任编辑 杨中启)